

宋人小說 五

程史
默記
談藪
鐵圍山談叢
談淵

和書門			
三	二	一	二
一	六	四	四
六	八	二	册
八	號	函	架
類			

內閣文庫			
三	三		漢
七	一		
一	六		書
兩	八		
七	二		
四	四		
架	册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68	
冊數	24	(5)	
函號	371	6	

0 1 2 3 4 5 6 7 8 9 cm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程史

相臺岳珂撰

陶宗儀閱

汴京故城

開寶戊辰藝祖初修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曲

焉耆老相傳謂趙中令鳩工奏圖初取方直四面皆

有門坊市經緯其間井井繩列上覽而怒自取筆塗

之命以幅紙作大圈紆曲縱斜旁注云依此修築故

城卽當時遺迹也時人咸罔測多病其不宜於觀美

熙寧乙卯神宗在位遂欲改作鑿苑中牧豚及灼作

程史

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陴而已及政和間蔡京擅國
亟奏廣其規以便宮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其役凡
周旋數十里一撤而方之如矩墉堞樓櫓雖甚藻飾
而蕩然無曩時之堅樸矣一時迄功第賞侈其事至
以表記兩命詞科之題槩可想見其張皇也靖康胡
馬南牧粘罕幹離不揚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
令植砲四隅隨方而擊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望一壁
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太宗沉幾至是始驗宸筆所
定圖承平時藏秘閣今不復存

行都南北內

行都之山肇自天目清淑扶輿之氣鍾而爲吳儲精
發祥肇應宅緯負山之址有門曰朝天南循其陘爲
太宮又南爲相府斗拔起數峯爲萬松八盤嶺下爲
鈞天九重之居右爲複嶺設周廬之衛止焉舊傳識
記曰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騫鳳舞到錢塘山明水秀
無人會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世臣事中朝不
欲其語之聞因更其末章三字曰異姓王以遷之識
實不然也東坡作表忠觀碑特表出其事而識始章

建炎元年之災六龍南巡四朝奠都帝王之真於是乎驗朝天之東有橋曰望仙仰眺吳山如卓馬立顧紹興間望氣者以爲有鬱葱之符秦檜顯國心利之請以爲賜第其東偏卽檜家廟而西則一德格天閣之故基也非望挺凶鬼瞰其室檜薨于位熈猶戀戀不能決去請以其侄常州通判烜爲光祿丞留涖家廟以爲復居之萌芽言者風聞遂請罷烜併遷廟主于建康遂空其居高宗將倦勤詔卽其所築新宮賜名德壽居之以膺天下之養者二十有七年清蹕躬

朝歲時燁奕重華繼御更慈福壽慈凡四修鴻名宮室石皆無所更稍北連薨爲今佑聖觀蓋普安故邸莊文魏王光宗皇帝寔生是間今上亦於此開甲觀之祥益知天瑞地靈章明有待斗筭負乘固莫得而妄據云

犇麤字說

王荆公在熙寧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在館一日因見而及之曰丞相賸微省窮制作某不敢知獨恐每每牽附學者承風有不勝其鑿者姑以犇麤二字

言之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足速於牛積三爲字而其
義皆反之何也荆公無以荅迄不爲變黨伐之論於
是浸聞黃岡之貶蓋不特坐禍衬也

隆興按鞠

隆興初孝宗銳志復古戒燕安之鳩躬御鞍馬以習
勞事倣陶侃運甓之意時召諸將擊鞠殿中雖風雨
亦張油布布沙除地羣臣以宗廟之重不宜乘危交
章進諫弗聽一日上親按鞠折旋稍久馬不勝勤逸
入廡間簷甚低觸於楣挾陛驚嘖失色亟奔奏馬已
馳而過上手擁楣垂立扶而下神采不動顧指馬所
往使逐之殿下皆稱萬歲蓋與藝祖抵城挽鬚事若
合符節英武天縱固宜有神助也

宣和御畫

康與之在高皇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睿思殿
有徽祖御畫扇繪事特爲卓絕上時持玩流涕以起
羹牆之悲璫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
漫出以示康給璫入取殺核輒泚筆几間書一絕于
上曰玉輦宸游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

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有頃出見之大怒而康
已醉無可奈何明日伺間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
之天威頓霽但一慟而已余嘗見王盧溪作宣和殿
雙鵲圖詩曰玉鑲宮扉三十六誰識連昌滿宮竹內
苑寒梅欲放春龍池水暖鴛鴦浴宣和殿後新雨晴
兩鵲蜚來東向鳴人間畫工貌不成君王筆下春風
生長安老人眼曾見萬歲山頭翠華轉恨臣不及宣
政初痛哭天涯觀畫圖盧溪與之雖非可倫儼者第
詳玩詩語似不若前作簡而有味云

鐵券故事

苗劉之亂勤王兵向闕朱忠靖勝非從中調護六龍
反正有詔以二凶爲淮南兩路制置使令將部曲之
任時正彥有挾乘輿南走之謀傅不從朝廷微聞而
憂之幸其速去其屬張達爲畫計使請鐵券旣朝辭
遂造堂袖劄以懷忠靖曰上多二君忠義此必不吝
顧吏取筆判奏行給賜令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
不得任滯二凶大喜是夕遂引遁無復譁者時建炎
三年四月巳酉也明日將朝郎官傅宿扣漏院白急

速事命延之入傅曰昨得堂帖給賜二將鐵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帖顧執政秉燭同閱忽顧問曰檢詳故事會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傅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後傅論功遷一官忠靖嘗自書其事云

優伶詼語

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仙橋丁丑賜銀絹萬匹兩錢千萬綵千縑有詔就第賜燕假以

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前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椅從之詼語雜至賓歡既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椅忽墜其幞頭乃總髮爲髻如行伍之中後有大巾鑲爲雙疊勝伶指而問曰此何鑲曰二勝鑲遽以朴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交椅請取銀絹例物此鑲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明日下伶於獄有死者於是語禁始益繁芮燁令伶等吻禍蓋其末流焉

朝士留刺

秦檜爲相又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美至以選階一二年爲執政人懷速化之望故仕於朝者多不肯求外遷重內輕外之弊頗見於時有王仲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間一日坐于秦府賓次朝士雲集待見稍久仲荀在隅席輒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衆官久伺某有一小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謔爭竦聽之乃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于門闞者告之以某官不在留門狀俟歸呈稟客忽勃然發怒叱闞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我

與某官厚故來相見某官獨無諱忌乎而敢以此言目之邪我必埃其來面白以治汝罪闞拱謝曰小人誠不曉諱忌願官人寬之但今朝士留謁者例告以如此若以爲不可當復作何語以謝客客曰汝官旣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去可也闞愀然感額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去二字滿坐皆大笑仲荀出入秦門預褻客老歸建康以死談辭多風可雋味秦雖煽語禍獨優容之蓋亦一吻流也

紫宸廊食

余爲扈薄日瑞慶節隨班上壽紫宸殿是歲虜方拏
兵北邊賀使不至百官皆賜廊食余待班南廊日已
升見有老兵持二髹牌至金書其上曰輒入御厨流
三千里旣而太官供具畢集無帟幕限隔僅以鐐竈
刀杙自隨繇葭簷下侑食首以旋鮓次暴脯次羊肉
雖玉食亦然且一小楪如今人家海味楪之制合以
玳瑁而金托之封其兩旁上以黃紙書品嘗官姓名
以待進黼坐旣御合班拜舞用樂伶人自門急趨折
檻以兩檐爲作止之節廊下設纈褥寘俎于前有肴

核爵以銀而厚其脣爲之一耳頗不便於飲上鑄紹
興十二年某州所造蓋和議成而舉彌文責之外郡
以期速集也每舉酒玳合自東廡入廊饌繼至適盧
棘薄子文在旁因言此藝祖舊制在汴京時天造草
昧一日長春節欲盡宴廷紳有司以不素其奏不許
令市脯隨其有以進仍詔次序勿改以昭示儉之訓
如賜宴貢院前二醖止以果實薦無品食蓋當時市
之者未至耳其第三醖亦首以旋鮓云余聞之典儀
吏曰宅日戎贄在廷則百官皆稱壽而退無賜食七

十年矣此乃適因其不來而舉行者故竊志之

阜城王氣

崇寧間望氣者上言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甚明徽祖弗之信既而方士之幸者頗言之有詔斷支隴以泄其所鍾居一年猶云氣故在特稍晦將爲偏閏之象而不克有終至靖康僞楚之立踰月而釋位逆豫既僭遂改元阜昌且祈于金酋調丁繕治其故嘗夷鏟者力役彌年民不堪命亦不免於廢也二僭皆阜城人卒如所占云

太歲方位

建隆三年五月詔增修大內時太歲在戌司天監以興作之禁移有司毋繕西北隅藝祖按視見之怒問所繇司天以其書對上曰東家之西卽西家之東太歲果何居焉使二家皆作歲且將誰凶司天不能荅於是卽日涖撤一新之今世士大夫號於達理者每易一椽覆一簣翦翦拘泥不得卽決稽之聖言恩過半矣

慶元公議

趙忠定既以議者之言去國善類多力爭而逐韓平原之權遂張公議譁然日有懸書北闕下者捕莫知主名太學生敖器之陶孫亦有詩其間曰左手旋乾右轉坤群公相扇動流言狼胡無地歸姬旦魚腹終天痛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一時都下競傳既乃知其出於器之平原聞之亦不之罪也器之後登進士第今猶在選調中

逆曦月妖

逆曦未叛時嘗歲校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麟載雜襲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人焉騎而垂鞭與已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爲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繇是益決德夫兄至蜀安大資丙與之讌親言之夫妄心一萌舉目形似此正與投楮天池者均耳月妖何尤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默記

宋 王銍撰 高兆麟閱

王朴仕周爲樞密使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
事皆歸樞密院至今言二府當時宰相但行文書而
已况朴之得君所以世宗才四年間取淮南下三關
所向成功時緣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謁見世宗屏
人輦感且倉皇歎嗟曰禍起不久矣世宗因問之曰
臣觀玄象大異所以不敢不言世宗云如何曰事在
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亦先當之今夕請陛下觀之

然已

可以自見是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同出至野次止於五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如漁燈者否世宗隨亦見之一燈熒熒然迤邐甚近則漸大至隔岸火如車輪矣其間一小兒如三數歲引手相指既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漸遠而沒朴泣曰陛下既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朴于李穀坐上得疾而死世宗既伐幽燕道被病而崩至明年而天授我宋矣火輪小兒蓋聖朝火德之兆夫豈偶然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卽衣白襪乘轎子

出居天清寺

天清世宗節名而寺其功德院也

太祖與諸將同入內

六宮迎拜有二小兒卽角者宮人抱之亦拜詢之乃世宗二子紀王●王也顧謂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卽提去惟潘美在後以手搯殿柱低頭不語藝祖云汝以爲不可邪美對曰臣豈敢以爲不可但於理未安藝祖卽命速退以其一人賜美美卽收之以爲子而藝祖亦不復問其後名惟正者是也每供三代惟以美爲父而不及其他故獨此房不與美子孫連名名夙者乃其後也夙爲文官子孫亦然夙有才爲名

師其美明者自云

徐鉉歸朝爲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見但言朕令卿往相見可矣鉉遂徑往其居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接豈可見也鉉云奉旨來見老卒往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取舊椅子相對鉉遙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聞李王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辭賓主之禮李王曰今日豈有此禮徐

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笑乃默坐不言忽長吁嘆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旣去有旨召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又後主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于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併坐之遂被禍云

張茂實太尉章聖之子尚宮朱氏所生章聖畏懼劉后凡後宮生皇子公主俱不留以與內侍張景宗令

養視遂冒姓張既長景宗奏授三班奉職入謝日章
聖曰孩兒且許大也昭陵出閣以爲春坊謁者後擢
副富鄭公使虜作殿前步帥中丞韓絳言茂實出自
宮中迹涉可疑富弼引以爲殿帥蓋嘗同奉使交結
有自弼皇恐待罪然朝廷考校茂實之除拜歲月非
弼進擬出絳知蔡州弼乃止厚陵爲皇太子茂實入
朝至東華門外居民焚用者迎馬首連呼曰虧你太
尉茂實惶恐執請有司以爲狂人而黥之知其實非
狂人也茂實緣此求外郡至厚陵卽位避藩邸諱改

名孜頗疎之自知蔡州坐事移曹州憂恐以卒謚勤
惠勝元發言嘗因其病問之至卧内茂實岸幘起坐
其頭角巉然真龍種也全類其表蓋本朝内臣養子
未有大用至節帥者此可驗矣其子詢字仲謀賢雅
能詩有子與邸中作婿此可怪也

神宗初卽位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
所以東坡詩云皇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蓋欲委滕
公以天下事也一日語及北虜曰太宗自燕京城下
軍潰北虜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爲所奪

從行宮嬪盡陷沒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
竟以箭創發之故虜乃不共戴天之仇反捐金繒數
十萬事之爲人子孫當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蓋已
有取北虜之志後永樂靈州之敗故鬱鬱不樂者尤
甚愴聖志之不就也章敏公爲先子言

京兆李植字化光觀察使士衡之孫自少年好道不
樂婚宦初爲侍禁約婚慈聖娶迎入門見鬼神千萬
在前驚走踰墻避之后卽時還父母家俄選爲后焉
祖後自放田野往來關中洛陽汝州人以爲有道之

士也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
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庭出經捨相國寺西塔
以資薦且自書于後云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
國主百日謹舍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
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其
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大
火相輪目火中墮落而經不損金陵寺守王君玉所
得君玉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甯鳳子儀家喬氏書

在經後字整潔而詞甚愴惋所記止此徐鍇集南唐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誥豈斯人邪

徐常侍鉉自江南歸朝歷右散騎常侍貶靖難軍行軍司馬而卒于邠州鉉無子其弟鍇有後居金陵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有鉉鍇誥勅備存甚多僕嘗至攝山求所謂十郎家觀之其間有自江南入朝初授官誥云歸明人僞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知內史乃江南宰相也銀青存其階官也

小說載伐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燈轍閉目云烟氣易以蠟燈亦閉目云烟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邪云宮中本閤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觀此則李氏豪侈可知矣

楊宜懿察之母甚能文而教子以義方少不中禮輒朴之察省試房心爲明堂賦榜發科第二人報者至其母睡未起聞之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爲人所壓邪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其年廷對宣懿果魁天下

歐陽文忠慶曆中爲諫官仁宗更用大臣韓富范諸

公將大有爲公銳意言事如論杜曾家事通嫂婢有
子曾出知曹州卽自縊死又論參知政事王舉正不
才及宰臣晏殊賈昌朝舉館職凌景陽娶富人女賈
有章有贓魏庭堅踰濫三人皆廢終身如此之類極
多大忤權貴遂除修起居注知制誥韓富旣罷未幾
以龍圖閣直學士爲河北部運令計議河北二相賈
昌朝陳執中爭邊事其實宰相欲以事中之也曾令
內侍供奉官王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今命侍從
出使故事無內臣同行之理而臣實耻之朝廷從之

公在河北職事甚振無可中傷會公甥張氏幼孤鞠
育於家嫁姪晟晟自處州司戶罷以僕陳諫同行張
與諫通事發鞠於開封府右軍巡院張懼罪且圖自
解免其語皆引公未嫁時事詞多醜鄙軍巡判官著
作佐郎孫揆止勘張與諫通事不復枝蔓宰相聞之
怒再命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勘之遂盡
用張前後語成案俄又差王昭明者堅勘蓋以公前
事欲令釋憾也昭明至獄見安世所勘案牘視之駭
曰昭明在官家左右無三日不說歐陽修今省判所

黑言
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吃劍不得安
世聞之大懼竟不易揆所勘但劾歐公用張氏貲賈
田產立戶事奏之宰相大怒公既降知制誥知滁州
而安世坐牒三司取錄問人吏不聞奏降殿中丞泰
州監稅昭明降壽春監稅公責詞云不知淑慎以遠
罪辜知出非已族而鞠於私門知女歸有家而納之
群從向以訟起晟家之獄語連張氏之資券既不明
辨無所驗以其父叅待從免致深文可除延閣之名
還序右垣之次仍歸漕節徃布郡條體予寬恩思釋

前咎又安世責詞云汝受制按考法當窮審而乃巧
爲朋比顧弭事端潛落偏說陰合傳會知朕慎重獄
事不闕有司而妄徇私情替名胥役跡其阿比之意
尚興朋黨之風云云其後王荆公爲蘇安世埋銘盛
稱能回此獄而世殊不知揆守之於其前昭明王之
于其後使安世不能有變改迎合也然則二人可謂
奇士矣昭明後亦召用而揆饒州人終殿中丞當張
獄之興陽關州外爲舉人上書極力救之今宋文集
中有外書

達奚盈盈傳晏云獻家有之蓋唐人所撰也盈盈者
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艷貫絕一時會貴人者病同官
之子爲千牛者失索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
無所不至而莫見其跡因問近往何處其父言貴人
病嘗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牛曰今勢
不能自隱矣出亦無甚害千牛懼得罪盈盈因教曰
第不可言在此恐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
見帘幕幃帳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由已決無患矣
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教

日虢國夫人入內明皇戲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邪
夫人亦大笑而已謂人妾者智術固可慮矣又見天
寶後掖庭戚屬莫不如此固可以久安邪此傳晏元
獻手書藏其甥楊文仲家其間敘婦人姿色及情奸
曲折甚詳然大意若此也

龍衮江南錄云江南周后隨后主歸朝封鄭國夫人
例隨命婦入宮每入輒數日而出必大泣罵後主聲
聞于外後主多宛轉避之又韓玉汝家有李王歸朝
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藝祖事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親征淮南駐蹕正陽距壽陽劉仁贍未下而藝祖分兵滁州距壽州四程皆大山至清流關而上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川而西澗又在滁城之西也是時江南李璟據一方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軍數千與暉遇于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憇滁州城下會翊日再出太祖兵聚關下且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

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者固知爲趙點檢也迎見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南北太尉以其與已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然彼之兵勢與已如何曰非其比也學究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方勝我敗畏其出兵所以問計於君也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日整軍再來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爲勝轉禍爲福者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之乃山

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既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爲備。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若彼來日整軍而出。不可爲矣。太祖大喜。且命學究以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卽下令誓師。夜從小路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爲備。奪門以入。既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既。主帥被擒矣。或謂周師大兵且至。城

中大亂。自相蹂踐。死亡不計數。遂下滁州。卽國史所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敵。卽斬皇甫暉頭者。此時也。滁州既破。中斷壽州爲二。救兵不至。壽州爲孤軍。周人得以擒仁贍。自滁州始也。擒暉。送世宗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暉于簣中。金創被體。自撫視之。暉仰面言。我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于趙某者。乃天贊趙某。豈臣所能及。因盛稱太祖之神武。遂不肯治創。不食而死。至

今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以資薦暉云蓋淮南無山惟
滁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爲淮南屏蔽去
金陵才一水隔耳旣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失接則
淮南盡爲平地自是遂盡得淮南無復障寨世宗乘
滁州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璟割地稱臣者由太祖
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此皇甫暉所
以稱太祖爲神武者暉亦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
也其後真宗時所以建原廟于滁而殿曰端命者太
祖歷試於周功業自此而成王業自此而始故號端

命蓋我宋之鎬沛也其趙學究卽韓王普也實與太
祖定交于滁州引爲上介歸德軍節度巡官以至太
祖受天命爲宗臣比跡于蕭曹者自滁州始也

談藪

宋 龐元英撰 姚學孟閱

王公衮字吉老宣子尚書之弟先墓在會稽西山爲
 掌墓人奚泗所發公衮訴之郡杖之而已公衮憤甚
 奚泗受杖詣公衮謝罪公衮呼前勞以酒拔劔斬之
 持其首詣郡宣子時爲侍郎奏乞以已官贖罪詔給
 舍集議中書舍人張孝祥等議上詔赦之猶鐫一秩
 當時公衮孝名聞天下永嘉王十朋以詩美之公衮
 性甚和平居常若嬉笑人謂之笑面虎

炎夜

甄龍友雲卿永嘉人滑稽辨捷爲近世之冠樓宣獻
自西掖出守以首春觴客甄預坐席間謂公曰今年
春氣一何太盛公問其故甄曰以果園其蔗知之根
在公前而未已至此公爲罰掌吏衆訾其猥率遊天
竺寺集詩句贊大士大書于壁云巧笑倩兮美目盼
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廟臨幸一見賞之詔侍
臣物色其人或以甄姓名聞曰是温州狂生用之且
敗風俗上曰惟此一人朕自舉之甄時爲某邑宰趣
召登殿上迎問曰卿何故名龍友甄罔然不知所對

既退乃得之曰君爲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爲友
由是不稱旨猶得添倅後至國子監簿甄嘗頌臨安
北山大佛頭云色如黃金面如滿月盡大地人只見
一。擬禪人多許之

沈詹事特以坐葉丞相論恢復貶筠州沈方售一妾
年十七八携與俱行處筠凡七年既歸呼妾父母以
女歸之猶處子時人以比張忠定公詠會稽潘方仲
矩爲安吉尉獻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
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尚有

香囊愧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

韓侂胄暮年以冬月携家遊西湖畫船花與徧覽南北二山之勝末乃寘宴于南園族子判院與焉席間有獻牽絲傀儡爲土偶負小兒者名爲迎春黃胖韓顧族子汝名能詩可詠卽承命一絕云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骨肉都爲陌上塵韓大不樂不終宴而歸未幾禍作

唐小說記紅葉事凡四其一本事詩顧况在洛乘間

與一二詩友遊苑中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云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况明日于上流亦題云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王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十餘日有客來苑中又於葉上得詩以示况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酌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又明皇代以楊妃虢國寵盛宮娥皆衰悴不願備掖庭嘗書落葉隨御溝水流。出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况聞而和之。

詩彙
既達聖聽遣出禁內人不少或有五使之號况所和
卽前四句也其二雲溪友議盧渥舍人應舉之歲偶
臨御溝見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間
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其三北夢瑣言進士李茵
嘗遊苑中見紅葉自御溝出上有題詩曰
與盧渥詩同其
四玉溪編事侯繼圖秋日於大慈寺倚闌樓上忽木
葉飄墜上有詩曰拭翠歛愁蛾爲鬱心中事搦筆下
庭除書作相思字此字不書名此字不書紙書向秋
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余意前

三則本只一事而傳記者各異耳劉斧青瑣中有御
溝流紅葉記最爲鄙妄蓋竊取前說而易其名爲于
祐云本朝詞人罕用此事惟周清真樂府兩用之歸
花遊云信流去想一葉怨題今到何處六醜詠落花
云飄流處莫赴潮汐恐斷水上有相思字見得脫胎
換骨之妙極矣清真名邦彥字美成徽宗時爲待制
提舉大晟樂府

大溪山在廣州境舊山有一洞其處所人不常識每
歲五月五日洞開則見之士人預備墨紙刷帚入其

中。以。手。摸。石。壁。覺。有。罅。隙。若。鐫。刻。者。以。墨。刷。其。上。紙。覆。其。上。印。模。而。出。洞。亦。隨。閉。持。所。印。紙。視。之。或。咒。語。或。藥。方。所。得。皆。不。同。亦。有。不。成。字。無。所。得。者。咒。術。藥。方。應。用。無。不。效。驗。蓋。南。法。之。所。出。也。

嚴州壽昌縣道旁有朱買臣廟貌其地有朱池朱村居人多朱姓朱謙之詩云貧賤難堪俗眼低區區何事便雲泥會稽乞得無他念祇爲歸來詫故妻束薪行道自歌呼越女安知有丈夫一見印章驚欲倒相看方悔太模糊

漁溪云曩在筠州新昌縣嘗出遊歷將至五峯馬上遙見山中草木蠕蠕動疑爲地震馭者云滿山皆猴也數以千萬計行人獨過常遭戲虐每群呼跳浪而至攀緣頭目胸項手足袞成毛毬雖有兵刃亦無所施徃徃致死夜宿民家犬爲虎銜去明日至寺問山中。有。虎。乎。曰。無。有。何。以。無。曰。山。中。皆。大。林。虎。安。敢。來。余。曰。林。木。森。森。虎。所。隱。蔽。何。爲。不。來。曰。大。木。上。多。趨。鼠。虎。過。其。下。鼠。必。鳴。噪。自。拔。其。毛。投。虎。身。着。處。必。至。蟲。則。徧。身。瘡。爛。以。至。乎。死。故。畏。不。敢。至。方。悟。宣。城。包。

氏畫虎皆平原曠野茅葦叢薄中亦有棘枝尋丈未
嘗作林木者以此隋文帝云譬之猛虎人不能害反
爲毛間蟲所蠹損又可證也
兀术見一卒妻美殺其夫而納之寵嬖殊甚术有所
佩七首極利寢則枕之他日方寢此婦取七首將殺
之术覺驚問婦曰將殺汝术曰何故曰我夫爲汝殺
吾欲報仇术默然久之曰吾不忍殺汝當爲汝別求
夫乃盡集諸將使自擇婦指一人卽以嫁之丘宗卿
同客談此曰此其所以爲兀术也

趙德老常戲言明州有三賤燒底賤着底賤喫底賤
或問其故曰燒底是燈草着底是草鞋喫底是塩又
云慈谿縣有三薦茶店湯瓶不曾薦客店床上無藁
薦大街上好放薦皆可資笑

蔡元定字季通博學強記通術數遊朱晦翁門極喜
之詹元善尤重之薦其傳康節之學命使定曆密院
劄令赴行在蔡雖不應命人猶以聘君稱之晦翁以
道學不容於時胡閔章疏併及蔡謂之妖人坐謫道
州以死蔡善地理學每與鄉人卜葬改定其間吉凶

不能皆驗及貶有贈詩者曰掘盡人家好丘隴冤魂
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

鐵圍山叢談

宋 蔡條撰 武林徐仁毓閱

太祖皇帝應天順人肇有四海受禪行八年矣當乾
德之五祀而五星聚奎明大異常奎下當曲阜之墟
也時太宗適爲兗海節度使則是太宗再受命之祥
此所以國家傳祚聖系皆自太宗應符旣同乎漢祖
而十年宜過於周曆矣

太宗始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者一日輦下市肆有
丐者不得乞因倚門大罵主人遜謝久不得解衆方

金匱山言
擁門聚觀中忽一人躍出以刀刺丐者死遺其刀而去會日已暮追捕莫獲翌日聞奏太宗大怒謂猶仍五季亂習乃敢中都白晝殺人卽嚴索捕期必得有司懼罪久之迹其事乃主人不勝其憤而殺之耳獄具太宗喜曰卿能用心若是雖然第爲朕更一覆覈枉焉且攜其刀來不數日尹再登對以獄詞并刀上太宗問審乎曰審矣於是顧旁小內侍取吾鞘來小內侍惟命卽奉刀內鞘中因拂袖而起入曰如此寧不妄殺人

政和初間治極之際地不愛寶所在奏芝草者動三二萬本蘄黃間至有一鋪二十五里遍野而出汝海諸郡縣山石皆變瑪瑙動千百塊而致諸輦下伊陽太和山崩奏至上與魯公皆有慙色及復上奏山崩者出水晶也以木匣貯之進匣可五十斤而多至數十百匣來上又長沙益陽縣山溪流出生金重十餘斤後又出一塊至重四十九斤他多稱是

冠禮肇於古國初草昧未能行因循至政和始講焉是時淵聖皇帝猶未入儲宮也初以皇長子而行冠

於是天子御文德殿百僚在位命官行三加禮是日
方樂作行事而日爲之重輪也先是諸王冠止於宮
中行世俗之禮謂之上頭而已繇是而後天子諸子
咸冠于外庭蓋自淵聖始

開寶初車駕親征僞漢引汾水灌太原城時盛夏藝
祖露臂跣足亦不裹頭手持刀坐黃蓋下督兵吏運
土築堤以堰汾河城上望見矢石雨盆不避也水浸
城者餘數版而已又命水軍乘舟焚其譙門幾陷會
班師獲免其後虜有使於僞漢者見水退而城始大
圯乃笑曰南朝知壅水灌城之利且不知灌而決之
則無太原矣

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
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爲駐節而
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
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而也左右諫止儻不如
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
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
顧左右取百釘來卽隨錢踈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

金匱山書
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伺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
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
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陰陽家流窮五行術數不得爲亡至一切聽之反棄
人事斯失矣是以古人行道而委命不敢用億中以
爲信也先魯公生慶曆之丁亥其月當壬寅日當壬
辰時爲辛亥在昔幼時言命者或不多取之能道位
極人臣則不過三勳及逢時遇主君臣相魚水而後
操術者人人爭談格局之高推富貴之繇徒足發賢

者之一笑耳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內有
鄭氏者貨粉於市家頗贍給俗號鄭粉家偶以正月
五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適與魯公合於是其家
大喜極意撫愛謂且必貴時人亦爲之傾聳長則恣
其所欲爲鬪雞走犬一切不禁也始年十有八春末
攜妓從浮浪人躍犬馬游金明自苑中歸上下悉大
醉矣馬忽駭入波水中浸而死

昔江南李重光染帛多爲天水碧天水國姓也當是
時藝祖方受命言天水碧者世謂逼迫之兆未幾王

金剛山叢言
師果下建業及政和末復爲天水碧時爭襲慕江南
風流吾獨惡之未幾犬戎寒盟豈亦逼迫之兆乎
龐丞相籍以使相判太原時司馬溫公適倅并州一
日被檄巡邊溫公因便宜命諸將築堡於窮鄙而不
以聞遂爲西羌敗我師破其堡殺一副將朝廷深訝
龐公擅興詰責不已龐公旣素重溫公之賢終弗自
言久之遂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罷歸龐公益默不
語溫公遂獲免嗚呼龐公其真可上接古人千載之
風矣

王舒公介甫熙寧末語叔父文正公曰天不生才且
李何孰可繼吾執國柄者乎乃舉手屈指曰獨兒子
也蓋獨元澤因下一指又曰次賢也又下一指卽又
曰賢兄如何謂魯公則又下一指沉吟者久之始曰
吉甫如何且作一人遂更下一指則曰無矣是時元
澤未病吉甫則已隙云

河中有姚氏十三世不析居矣遭逢累代旌表號義
門姚家也一旦大小死欲盡獨兄弟在方居憂而弟
婦又卒弟獨與小兒同室處焉度百許日其家人忽

金剛山義談
五
聞弟室中夜若與婦人語笑者兄弗信也因自往聽
之審一日勵其弟曰吾家雖驟衰且世號義門吾弟
縱喪偶寧不少待方衰經未除而召外婦人入舍中
耶懼辱吾門將柰何弟因泣涕而言不然也夜所與
言者乃亡婦爾兄瞠諤詢其故則曰婦喪踰月卽夜
叩門曰我念兒無乳至此因開門納之果亡婦遂徑
登榻接取兒乳之弟甚懼自是數來相與語言大抵
不異平時懼其恠而不敢駭兄也兄念家道死喪殆
盡今手足獨有二人此是往亡吾弟爾且弟計不忍

絕然吾必殺之因夜持大刀伏于門左其弟弗知也
果有排門而入者兄盡力以刀刺之其人大呼而去
旦視之則流血塗地兄弟因爭尋血蹤至於墓所則
弟婦屍橫墓外傷而死矣會其婦家適至睹此而訟
于官開墓則空棺耳官莫能治俄兄弟咸死獄中姚
氏遂絕

任宗堯者字子高名家子仕至典樂後改服武弁終
贈觀察使宗堯多藝能洞曉天官律呂蓋傳授於魏
漢律先生宗堯始仕宦時卽喜功名大觀末從尚書

金匱山書言
王寧中書舍人張邦昌使高麗爲上節至四明則放
洋而去不十日四明忽傳副使舶壞人爲痛之始宗
堯將登舟則寄所齎玩好琴書於相識故人家而邁
及是傳也其故人者嗟惻一旦有女奴忽暴病不省
遂爲宗堯音訴其故人曰某所以涉鯨波萬里本希
尺寸賞不謂遽持千金之軀而葬於魚腹故人念乎
某所寓三琴實平生愛賞甲可歸之我家乙亦奇古
當奉故人下者可與某凡所寓篋笥中百物歷歷分
區不遺毫髮其故人大駭爲奠哭久之女奴始甦翊

日則四明一郡皆傳謂使者舟壞信矣其後使人自
高麗歸上下一無恙故人者得見宗堯歡喜竊笑獨
異於常宗堯始疑而詢焉方道其事乃知爲黠鬼所
侮

維陽太內興立自隋唐五代至聖朝藝祖嘗欲都之
開寶末幸焉而宮中多見恠且適霖雨徒雩祀謝見
上帝而歸是後至宣和又爲年百五十久虛曠蓋自
金鑾殿後雖白晝人不敢入入亦多有異蠶或大於
斗蛇率爲巨蟒日夜絲竹歌哭之聲不絕也宣和末

金屋山書言
有監官吳本者武人恃氣不畏事夏月因納涼於殿
廡間至晡時後天尚未昏黑而從者堅請歸舍不聽
俄忽聞蹕聲自內而出卽有衛從續紛執紅銷金籠
燭者數十對成行羅列中一人衣黃人如帝王狀胸
間尚帶鮮血擁從甚盛徐行由殿廡從本寓舍前過
本與其從者急趨入戶避之得詳瞰焉最後有一衛
士似怒本納涼故妨其行從也乃以手兩指按其臥
榻之四足遂穿磚而陷于地頃刻轉他殿而去遂忽
不見本大駭自是不敢宿止其中矣因圖畫所見徧

以示人雒陽士大夫多傳之曰此必唐昭宗也吾頃
嘗聞是事第流落不偶久而十忘七八矣

劉器之安世元祐臣也晚在睢陽以鏹二十萬鬻一
舊宅或謂此地素凶不可止器之不信始入卽有蛇
虺三四出屋室間呼僕斲屏去則率拱立謂有鬼神
不敢措手器之怒改命家人輩自納諸筐筐而棄諸
汴流翊日則蛇出益多再棄輒復又倍會不浹旬乃
至日得五七筐不已也器之不樂因自焚香於土神
祠前曰此舍某已用錢易之卽是某所居矣蛇安得

據以爲恠乎始猶覲神之有職而令俊革今數日恠
益出是神之不職爾固當受罰雖願仍其舊貫不可
得矣顧從者盡培土偶五六擲之河中召匠改塑由
是恠不復作

王晉卿家舊寶徐處士碧檻蜀葵圖但二幅晉卿每
歎闕其半也徽廟一旦訪得之乃從晉卿借半圖晉
卿惟命但謂端邸愛而欲得其祕爾徽廟命匠者標
軸成全圖招晉卿以觀因卷以贈一時盛傳人已悚
異厥後禁中謂之就日圖者是已太上天縱雅尚已

著龍潛之時也及卽大位酷意訪求天下法書圖畫
自崇寧始命宋喬年掌御前書畫喬年後罷去而繼
以米芾輩至末年尙方所藏率舉千計實熙朝盛事
也吾以宣和歲癸卯嘗得見其目若唐人用硬黃臨
二王帖至三千八百餘幅顏魯公墨迹至八百餘幅
歐虞褚薛及唐名臣李太白白樂天等書字不可勝
會獨兩晉人則有數矣至二王破羌路神諸帖真奇
絕蓋亦爲多焉又御府所祕古來丹青其最高遠者
以曹不興玄女授黃帝兵符圖爲第一曹髦卞莊子

刺虎圖第二謝雉烈女完節圖第三自餘始數顧陸
僧繇而下不興者吳孫權時人曹髦乃高貴鄉公也
謝雉亦晉人烈女謂綠珠實當時所筆又加顧長康
則古賢圖戴逵破琴圖黃龍負舟圖皆神絕不可一
二紀次則鄭法士展子虔有北齊後主幸晉陽宮圖
文書法從圖之屬大率奇特甚至唐人圖牒已不足
數然唐則度人經者乃褚河南書字而閻博陵繪其
相類多有此于今無復茲睹矣每令人短氣蓋時既
好尚世因爲之貨賂亦爲時病此則良過矣

虞夏而降制器尚象後世由漢武帝汾陰得寶鼎因
更其年元而宣帝於扶風亦得鼎欵識曰王命元臣
官此物色及後和帝時竇憲勒燕然還南單于遺憲
仲山甫古鼎有銘而憲遂上之凡此數者咸見諸史
記所彰灼者殆魏晉六朝隋唐亦數數言獲古鼎器
梁之遼好古愛奇在荆楚聚古器數十百種又獻
古器四種於東宮皆金錯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爲
事獨國朝來浸乃珍重始則有劉原父侍讀爲之倡
而成於歐陽文忠公又從而和之則若伯父君謨東

坡數公云爾初原父號博雅有盛名曩時出守長安
長安號多古簋敦鏡甗尊彝之屬因自著一書號先
秦古器記而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遂又着書名集
古錄咸載原父所得古器銘款由是學士大夫雅多
好之此風遂一煽矣元豐後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
公麟字伯時實善畫性希古則又取生平所得暨其
聞睹者作爲圖狀說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圖傳流
至元符間太上皇卽位憲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思
因大崇尚及大觀初乃倣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

古圖所藏者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世旣知其所
以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爲金錢數十萬後動至百
萬不翅者於是天下塚墓破伐殆盡矣獨政和間爲
最盛尙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遂盡見三代典禮
文章而讀先儒所講說殆有可哂者始端州上宋成
公之鐘而後得以作大晟及是又獲被諸制作於是
聖朝郊廟禮樂一旦遂復古跨越先代嘗有旨以所
藏列崇政殿暨兩廊召百官而宣示焉當是時天子
尙留心政治儲神穆清因從瑄闥密窺聽臣僚訪諸

左右知其爲誰樂其博識味其議論喜於人物而百
官弗覺也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漢間物非
殊特蓋亦不收及宣和後則咸蒙貯錄且累數至萬
餘若岐陽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禮殿之繪像凡所
知名罔間巨細遠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又勅立
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傳古尙古等諸閣咸以貯古
玉印璽諸鼎彝禮器法書圖畫盡在然世事則益爛
漫上志衰矣非復前日之敦尙考驗者俄遇僭亂側
間都邑方傾覆時所謂先王之制作古人之風烈悉

入虜營夫以孔父子產之景行召公散季之文辭牛
鼎象樽之規模龍甃鴈燈之典雅皆以食戎馬供爨
烹腥鱗濕滅散落不存文武之道中國之耻莫甚乎
此言之可爲於邑至於圖錄規模則班班尙在期流
傳於不朽云作古器說

藝祖始受命久之陰計釋氏何神靈而患苦天下今
我抑嘗之不然廢其教矣日且暮則微行出徐入大
相國寺將昏黑俄至一小院戶旁望見一髡大醉吐
穢于道左右方惡罵不可聞藝祖陰怒適從旁過忽

不覺爲醉髡攔胸腹抱定曰莫發惡心且夜矣懼有
人害汝汝宜歸內可亟去也藝祖默心動以手加頤
而禮焉髡乃舍之去藝祖還內密召忠謹小璫爾行
徃某所覘此髡在否且以其所吐物狀來及至則已
不見小璫獨爬取地上所吐狼籍至御前視之悉御
香也釋氏教因不廢

宣和歲己亥夏都邑大水幾冒入城隅高至五七丈
久之方得解時泗州僧伽大士忽見於大內明堂頂
雲龍之上凝立空中風飄飄然吹衣爲動旁侍惠岸

木叉皆在焉又有白衣巾裹跪於僧伽前者若受戒
論狀莫識何人也萬衆咸睹迨夕而沒白衣者疑爲
龍神之徒爲僧伽所降伏之意爾上意甚不樂

宣和六年春正月甲子寔上元節故事天子御樓觀
燈則開封尹設次以彈壓於西觀下又于時從六宮
於其上以觀天府之斷決者簾幙重密下無由知是
日土偶獨在西觀上而宦者左右皆不從其下則萬
衆忽有一人躍出緇布衣若僧寺童行狀以手指簾
謂上曰汝是某邪有何神乃敢破壞吾教吾今語汝

報將至矣吾猶不畏汝汝豈能壞諸佛菩薩邪時上下聞此皆失措震恐捕于觀下上命中使傳呼天府亟治之且親臨其上則又曰吾豈逃汝乎吾故示汝以此使汝知無柰吾教何爾聽汝苦吾吾今不語矣於是箠掠亂下又加諸炮烙詢其誰何畧不一言亦無痛楚狀上益憤復召行天法羽士曰宋冲妙世號宋法師者亦神奇至視之則奏曰臣所治者邪鬼此人者臣所不能識也因又斷其足筋俄施刀鬻血肉狼籍上大不怡為罷一日之歡至暮終不得為何人

付獄盡之嗚呼浮圖實有人

桂林有韓生嗜酒自云有道術人初不大聽重之也一日欲自桂過明同行者二人俱止桂林郊外僧寺而韓生亦來夜不睡自抱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眾共往視之則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入籃狀爭戲之曰子何為乎韓生日今夕月色難得我懼他夕風雨儻夜黑留此待緩急爾眾笑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弊杓如故眾益哂其妄及舟行至邵平共坐江亭上各命僕辦治殺膳多市酒期醉適會天大風俄日

鏡園山齋談
暮風益亟燈燭不得張坐上墨黑不辨眉目矣衆大
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黝韓生日子所貯月光今安
在寧可用乎韓生爲撫掌而對曰我幾忘之微子不
克發我意卽狼狽走從舟中取籃杓而一揮則白光
燎焉見於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盡如秋犬
晴夜月色瀲灩秋毫皆覩衆乃大呼痛飲達四鼓韓
生者又酌取而收之籃夜乃黑如故始知韓生果異
人也

奉宸庫者祖宗之珍藏也政和四年太上始自攬權

綱不欲付諸臣下因踵藝祖故事檢察內諸司於是
乘輿御馬而遍歷內中諸司大駭懼經數日而止因
是併奉宸俱入內藏庫時於奉宸中得龍涎香二琉
璃缶玻璃母二大筐玻璃母者若今之鐵滓然塊大
小猶兒拳人莫知其力又歲久無籍且不知其所從
來或云柴世宗顯德間大食所貢又謂真廟朝物也
玻璃母諸璫以意用火煨而模寫之但能作珂子狀
青紅黃白隨其色而不克自必也香則多分錫大臣
近侍其模製甚大而外視不甚佳每以一豆大蕤之

鍾圖山書譜
輒作異花氣芬郁滿座終日畧不歇於是太上大奇
之命籍被賜者隨數多寡復收取以歸中禁因號曰
古龍涎爲貴也諸大瑞爭取一餅可直百緡金玉爲
宀而以青絲貫之佩于頸時於衣領間摩挲以相示
由此遂作佩香焉今佩香蓋因古龍涎始也
于闐國朝貢使每來必携其寶鑑以往反自國初迨
今如是也我主客備見之寶一鐵鑑爾蓋其來道涉
流沙踰三日程無薪水獨挈其水而行是鑑者投以
水頃輒已百沸矣用是得不乏故寶之

金蠶毒始蜀中近及湖廣閩粵浸多有人或舍去則
謂之嫁金蠶率以黃金釵器錦段置道左俾他人得
焉鬱林守爲吾言嘗見福清縣有訟遭金蠶毒者縣
官治求不得蹤或獻謀取兩刺蝟入捕必獲矣蓋金
蠶畏蝟蝟入其家金蠶則不敢動雖匿榻下墻罅果
爲兩蝟擒出之亦可駭也又嶠嶺多蜈蚣動長二三
尺螯人求死不得然獨畏托胎蟲多延行井幹墻壁
上蜈蚣雖大偶從下過托胎蟲必自落於地蜈蚣爲
局縮不得行托胎蟲乃徐徐圍繞周匝蜈蚣愈益縮

然後登其首陷腦而食之以故人遭蜈蚣害必取托胎蟲涎輒生擣塗焉痛立止且金蠶甚毒若有鬼神蜈蚣若是之強且大也然蝟捕金蠶托胎制蜈蚣物理有不可致詰而不可知者如此

往時川蜀俗喜行毒而成都故事歲以天中重陽時開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貨其間號名藥市者於是

有於牕隙間呼貨藥一聲人識其意亟投以千錢乃從牕隙間度藥一粒號解毒丸故一粒可救一人命夫迹既叵測故時多疑出神仙政和間祐陵以仁經

惠天下嘗卽上清寶籙宮之前新作兩亭左曰仁濟給藥治疾苦右曰輔正主符水除邪鬼因遂詔海內凡藥之治病彰彰有聲者悉索其方書上之於是成都守臣監司奉命相與窮其狀乃始得售解毒丹家蓋世世懼行毒者讐害故匿其迹非有所謂神仙也既據方修治得其全卽并藥奏御事下殿中省上曰朕自弛天子所服御以濟元元毋煩有司也由是殿中省群醫師驗其方則王氏博濟方中之保靈丹方爾當是時尤子行適領殿中監事故獨得其詳吾落

南來用是藥嘗救兩人食葫蔓草毒得不死蓋不可
不書

花蕊夫人蜀王建妾也後號小徐妃者大徐妃生王
衍而小徐妃其女弟在王衍時二徐坐遊蕪汚亂亡
其國莊宗平蜀後二徐隨王衍歸中國半塗遭害焉
及孟氏再有蜀傳至昶則又有一花蕊夫人作宮詞
者是也國朝降下西蜀而花蕊夫人又隨昶歸中國
昶至且十日則召花蕊夫人入宮中而昶遂死昌陵
後亦惑之嘗造毒屢爲患不能遂太宗在晉邸時數

諫昌陵而未克去一日從上獵苑中花蕊夫人在側
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擬走獸忽回射花蕊夫人一箭
而死始所傳多僞不知蜀有兩花蕊夫人皆亡國且
殺其身

江湖間小龍號靈異見諸傳說甚悉崇寧中淮水暴
漲而汴口檣舟不能進一日昧爽小龍者出運綱之
舟尾有施工之婦不識也謂是蜥蜴撥置之則又緣
柁而上婦怒舉火柴擊其首隨擊霹靂大震一聲汴
口官私舟船七百隻皆自相撞擊俱碎死數十百人

朝廷聞而不樂第命官爲賑卹焉會發運使上計而小龍者又復出大漕甚窘懼乃焚香祝之願與王諧上計入覲天子可乎龍卽作喜悅狀因舉身入香匳中不動大漕遂携至都輦先以示魯公得奏聞上遣使索入內爲具酒核以祝之龍輒躍出匳中兩爪據金盃飲幾醕於是天子異之取大琉璃合貯龍爲親加封識焉降付都城汴水之都門外小龍祠中一夕封識宛如故視缶中龍則已變化去矣上喜加封四字仍大敞其祠宇至大觀末魯公謫東南舟行始抵

汴口而小龍又出迓魯公然小龍所隸南北當江湖間素不至二浙也政和壬辰魯公在錢塘居鳳山之下私第以正月七日小龍忽出佛堂中於是家人大小咸歎異疑必有故明日而召命至復加六字王及靖康之初家破魯公貶嶺外吾從行至江陵將遵陸出鼎澧間公畏暑因改舟行下江陵憇渚宮之沙頭一倉官解舍纜弛檐則龍復出見魯公爲之涕下且感念龍神乃不忘恩舊如此吾戲公曰固知小龍之必來爾公諤詢其故吾曰此亦出公之門也苟每加

意於是無世情者則今日必來使此龍一出世間有
世情當又不來是烏足辱人懷抱耶公乃收淚而笑
嶺右俗淳物賤始吾以靖康丙午來博白時虎未始
傷人獨村落間竊羊豕或婦人小兒呼噪逐之必委
置而走有客嘗過墟井繫馬民舍籬下虎來瞰離客
懼民曰此何足畏從籬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視猶
大然十年之後流寓者日衆風聲日變百物湧貴而
虎浸傷人今則啗人與內地弗殊風俗澆厚亦及禽
獸耶先王中孚之道信及豚魚知必不誣

博白有遠村號錄舍皆高山大水人跡罕及斗米一
二錢蓋山險不可出有小江號龍潛魚大者動長六
七尺癡不識人村民自誇我山多鳳凰吾且謂妄從
而詰之則曰其大如鵝五色有冠率居大木之顛冗
木而巢焉遇天氣清明必出出必雙飛所過則諸鳥
歛翼俛首而伏不敢鳴皆久之吾歎曰此真鳳凰也
古人謂南方月山產鳳爲信

鐵圍山叢談終

談淵

宋 王陶撰 陶宗儀閱

天禧中秦州言澶州軍士王貴至州自云得于闐國玉印一以獻初太平興國中貴晝日忽見使者至營急召偕行至河橋驛馬已具即命乘之俄覺騰空而去頃之駐馬但見屋宇宏麗使者使貴入其容衛制度悉為王者謂貴曰侯年如五十八當往于闐國北通聖山取一異寶以奉皇帝宜志之遂復乘馬凌雲而旋軍中失貴已數日矣驗所乘即營卒之馬也知

州宋煦以聞奏太宗釋之至是貴自陳年已五十八願遵前戒西至于闐尋許其行貴至神州以道遠悔懼俄於市中遇一道士引貴至州城登高原問所欲具以實對卽命貴閉目少選令開目視見山川頓異道士曰此于闐國北境通聖山也復引貴至一池池中有仙童出一物授之謂曰持此奉皇帝有令瞑目俄頃復至泰州向之道士已失所發其物乃玉印也文曰國玉趙萬年永寶

建隆中曹彬潘美統王師平江南二將皆知兵善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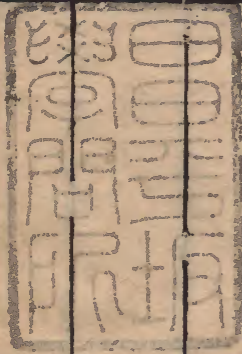
曹之識慮尤遠潘所不迨城旣破國王李煜白紗衫帽見二公先見潘設拜潘荅之次見曹設拜曹使人附語曰介胄在身拜不及荅識者善其得禮二公先登二舟召煜飲茶船前設一獨木板道煜嚮之國王儀衛甚盛一旦獨登舟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翼而登焉旣一啜曹謂李郎辦裝詰旦會于此同赴京師來曉如期而赴焉始潘甚惑之詎可放歸曹曰云邊獨木板尚不能進畏死甚也旣許其生赴中國焉能取死衆方服其識量

張鄧公士遜三入相景祐五年與章郇公並命已七
十五歲後二十年西賊叛命卽寶元康定之間措置
乖方物議罪之萬引年除正太傅致仕以小詩白郇
公云赭案當衙並命時兼葭衰朽倚璫枝如今我得
休官去鴻入高冥鳳在池近輔成和焉當時輕薄少
年改鄧公詩云赭案當衙並命時與君兩個沒操持
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鵲露蹄聞者無不大哂
也

江南徐鉉有學問善談吐古儒之流也李氏未歸順
時奉王命至中朝便殿見藝祖升殿端笏緩頰而言
曰江南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乂之藝祖再令敷
奏乃曰李煜如地陛下如天李煜如子陛下如父天
乃能蓋地父乃能庇子藝祖應聲荅曰旣是父子安
得兩處吃飯鉉無以對識者無不服藝祖神雋矣
翰林侍講學士杜鎬博學有識都城外有墳莊一日
若有甘露降布林木子侄輩驚喜白于鎬鎬味之慘
然不懌子侄啓請鎬曰此非甘露乃雀餵大非佳兆
吾門其衰矣踰年鎬薨有八喪

太祖一日小宴顧江南國主李煜曰聞卿能詩可舉
一聯煜思久之乃舉咏扇詩云揖讓月在手動握風
滿懷太祖曰滿懷之風何可足尚從官無不歎服
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眇小長約
三四尺許兩眼白睛皆碧飲啗至少夜多不睡每月
餘忽不見數日復至亦不知其往來之迹床頭有柳
箱可尺餘封鎖甚密人未嘗見其中物嘗戒諸孫輩
曰如我出慎勿開此箱開卽我不歸也諸孫中有一
無賴者一日恃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床頭取封鎖

柳箱開之其中有一小鐵篋子餘無他物自此祖母
竟不回矣



Blank page with a faint grid pattern.

言					言
---	--	--	--	--	---

Blank page with a grid structure and faint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